

民國文獻資料叢編

清代七百
名人傳

蔡冠洛 編纂

北京圖書館出版社



蔡冠洛 編纂

清代七百人傳

第三冊

北京圖書館出版社

清代七百名人傳補編篇目

陸軍

蕭陞高

樸學

王尙鑒

葉德輝

文學

戴名世

梅曾亮

蔣超伯

黃遵憲

丁惠康

賀 濤

陳慶年

鄭文焯

一
一
二
二
三
〇
一
一
二
三
三
一
五
六

清代七百名名傳補編

陸軍

蕭陞高

蕭陞高，字榮階，長沙湘潭人。曾祖世光，以儒術顯。祖仕南。父廷昌，明恕好施。陞高兄弟五人，次居三，狀特魁偉。讀書日千言，通大誼。會太平天國之難，乃棄書習騎射，能于馬上奪矛槊，舉百鈞行及奔馬。年十五，投身王珍營中。卽後所謂老湘營者也。初入門，吏以其年少，不遽通。陞高且習且奮，珍出見而奇之，延入上坐，與語大說，遂拔百長，從討富川，斃敵二千餘，敘功獎五品。餘敵遁還恭城，復陷東安，珍會諸軍夾撤，寇勢不支，突圍出，竄四明山。山介祁邵間，勢崎嶇，諸將莫敢深入。陞高毅然請往，厝火叢莽中，因風爇之，敵驚走，一鼓悉禽。自是珍任陞高益重。廣東敵陷郴桂江華，湖南上游各州縣，均岌岌不自保。巡撫駱秉章檄珍軍赴援。陞高別募新軍，會師衡州，冒雪力戰，諸城以次克復。時咸豐五年也。事聞，保千總，並賞藍翎。其後敵攻長沙，趨武昌，沿江皆敵壘。陞高從珍軍出境征勦，復通城，保守備，進勦吉安，敵據水東爲壘，援衆數萬，勢張甚。陞高力戰，大破之，擢都司。珍病卒，左宗棠檄陞高入浙，一見敬禮，曰：「璞山之言不誣也。」璞山者，珍字。四明山之役，珍嘗語以戰績，至此故云然耳。遂督楚軍，隨宗棠迭戰蘭溪龍游，克復壽昌，保游擊。同治二年，左軍援江西，克復樂安宜崇。三年，入閩境，追剿漳州龍岩敵。陞高功皆最，詔以參將卽補，賞花翎。五年，攻藍田黃岳，克之，保副將，賜紫玉翎管。七年，兼統甌江水師，節制樂標。時溫屬土匪倚山爲巢穴，焚掠居民，出沒無常，有司莫敢誰何。陞高曰：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」募壯士三百人伏山下，躬帥數人，陽誘之出，伏發，禽首匪潘茂等五人，誅之。餘各鳥獸散。地方賴以安堵，旋因事乞歸。丁父喪，服除，宗棠招赴陝甘，至卽奏統剛毅軍，兼辦軍餉。時回匪已陷巴燕戎格河州，蔓延關內外，湘軍士卒苦戰久，思休息。陞高慨然誓師，激以忠義，士氣百倍。諸將中如劉錦棠劉松山郭松林等，亦因之感奮，遂分道出師，卒成大功。宗棠班

師以陞高功最入奏。詔擢總兵。加提督銜。給勇號。予三代一品封典。賞穿黃馬褂。賜絢料班指。光緒五年三月。得旨署河州鎮總兵。履任甫九月。以母老引去。然治軍有紀。河州士民德之。于其行。爲立石述其績。八年。宗棠移督兩江。強起之。委辦善後機器火藥工程各局。不兩月。復乞歸。宗棠疑其不樂小就。擬奏請巡視長江水師。終不願。竟歸。歸二十年。以疾卒于里第。年六十有一。其治軍大抵寬猛相濟。故士皆用命。所至有功。性孝友。父嘗患瘍。劇甚。輒口吮。呼天乞代。未幾創合。人咸謂爲孝感所致云。生平廉俸。皆以分致昆弟。亡私財。又常勸修族牒。立有嬰保節諸堂。故湘州父老子弟。無不知蕭提督者。

樸學

王尚樸

王尚樸字季平。秦州人。自束髮受書。即欲闡聖賢之精微。發經傳之蘊奧。每有疑義。輒廢寢食。長更研經汲古。搜集漢唐說經之書。持論觥觥。以自抒其所見。爲文亦質實無華。道光丁酉鄉試。首場三藝。皆以五經詰題。同考官陳世鏞極賞之。以爲首薦。榜發。僅中副車第一。己亥。錄遺對策。駁刪詩之說。謂東周廢探詩官。風雅散軼。聖人蒐羅之惟恐後。但爲次其年世。正其殘謫。無所謂刪也。學使者駁其言。竟不送科。自是遂絕意進取。專心著述。標新領異。一衷於正。有大易貫解。春秋貫解。孝經儀禮輯解。四書節解。詩書禮輯解。讀十三經管見草諸編。光緒三十年卒。所居爲古成紀之三陽川。有伏轂畫卦臺。學者稱轂川先生。

葉德輝

葉德輝字與份。號直山。一號那園。長沙湘潭人。先世居吳縣洞庭西山。宋元以來。名卿聞出。考諱浚蘭。候選直隸州知州。二品封典。飭躬勵行。以豐其家。生子四人。德輝居長。自少岸異。幼學不假師資。及冠。補府學生員。光緒乙酉舉於鄉。壬辰成進士。以主事用。觀政吏部。年裁三十。謁歸里居。奉親讀書。遺置榮利。戊戌政變將作。與王葵園祭酒訟言孔子改制之誣。幾蹈不測。自是廟堂水火。舉國譁然。醞釀十餘年。遂有辛亥之變。德輝與葵園皆於先

一年以民變案牽連削籍矣。壬子以後，不常厥居。北覽燕雲，東遊吳會。藏書既富，著述滋多。雖在流離，卷不去手。嘗慨湖湘往時學者，因沿明人習氣，好著議論，不究本源，雖擅淹通，益形固陋。故其爲學博大汪洋，靡測涯際。而考訂精審，從不輕下己意。一時言古學者，翕然宗之。海內外無異辭焉。所著及校刻書凡數十百種。丁卯三月初十日加申遇難卒。距其生同治三年甲子歲正月十四日，春秋六十有四。

文學

戴名世

戴名世，字田有，一字褐夫，號藥身。又自號憂庵。身後鄉先輩及四方學者，皆稱之曰宋潛虛先生。以宋爲戴族所自出也。先世洪武初，自徽州之婺源徙居桐城。家世孝弟力田。至南居府君，族始大。尤多隱德。所居地曰南灣，因以爲號。繼乃遷於縣治之城東。嘗使其長子面峯至南灣，佃夫有掘地得白金二甕，其上皆金玉寶器，不敢匿。以告主人。面峯歸請命，將取之。南居大怒曰：有毋望之福者，必有毋望之禍。女欲取非義以長其驕，吾家焉用此不才子。乃杖之。佃夫喜，與妻子潛捆載去。之鄰邑買田宅爲富人。居數年，獄吏黷之，誣爲盜。家竟破。罹禍而死。聞者皆服南居之識。面峯之幼子曰默齋，爲處州經歷時，太守有羸疾，知其長者，事皆屬之。治吏傭服不敢欺謾。一府中皆稱其能。歷署篆，每去，士民追送百里。時鄰邑俗悍難治，上官調其往，事輒平。以故常兼攝兩縣事。居鄉，好賑恤貧乏。鄉老大夫莫不加敬。屢舉鄉飲大賓。生四子：長曰孟庵，即名世曾祖也。弱冠爲諸生有聲。後國變，痛哭薙髮，服僧衣。入眠龍山中不出。祖古山先生。宦江西回，侍養山中。後因家焉。父碩，字孔萬，邑博士弟子。爲人醇謹，忠厚。與人語，輒以爲善相勸勉。無賢愚皆服其長者。尤喜詩辭，多悲楚。凡百餘卷。名世幼聰穎，六歲從塾師受學。中聞以疾，未能專讀。凡五年，而四書五經畢。自是窺探經史百家，即善爲古文辭。年二十，授徒養親。師事里中潘蜀藻先生。江且多借其藏書觀之。是時長州韓文懿公薨，以雄駿古雅之文登高第，爲天下宗仰。名世年少，好爲妙遠不測之文，頗爲鄉里姗笑。惟縣司教王先生我建及潘先生奇之。且以宗伯韓公相擬。大父古山先生亦勉勿

怠。不以窮困爲嫌。康熙庚申年二十八。入縣學爲諸生。是冬。父霜巖先生卒。明年。乃編訂其遺詩。及自訂古文初集。周易文稿。又四年乙丑。以廩生得選拔貢生。督學使者爲諸城劉公木。齋吉水李公振玉。咸以國士相目。丙寅冬。入京師。明年以選貢生考取。補正藍旗教習。考授知縣。應京兆試。被放。戊辰己巳之閒。應山東學使某公之聘。自燕踰濟。游於渤海之濱。徧歷齊魯之境。己巳夏。自河濟入京師。居三年。授經於李太常愚庵家。王申冬十月。祖古山先生卒。明年元配李孺人卒。是年乃客福建。明年遊淮上。又明年入京師。居二年。丁丑之春。自京師反金陵。明年秋九月。母方孺人卒。庚辰之春。操房書選政。夏五月。應浙江學使保德姜公之聘。姜公詩文教令。多出其手。冬十二月。仍回金陵。明年。再赴姜公之約。往浙江。且遊覽爛柯。雁蕩。大龍湫。赤城。天台。諸勝。次第爲文記之。而金陵門人尤雲鶚。以平日所藏名世古文百餘首。雕刻行世。名曰南山集偶鈔。是時已買宅里中之南山。將歸隱。故取以名其集。志歸隱之地也。壬午之冬。乃自江寧歸里。居南山所謂硯莊者。又二年甲申。復客遊姑蘇。明年乙酉。應順天鄉試。中式舉人。又明年。會試被黜。乃自京師復客吳門。操房書之選。又明年秋。乃客江都。並淮上。又客南陵。嘗編訂四書朱子大全。是年冬告成。明年過淮上。入京師。錢塘友人程逢儀鳳來爲餞。以廣其傳。名世序之。略曰。四書歷漢及唐。至宋諸儒出。而其義乃大明。蓋有二程子始發孔孟之秘。於千載廢墜之餘。至朱子出。而其學尤爲純粹以精。其闡明四書之義者。尤爲詳密而完備。自朱子沒。諸儒競起。人各爲書。或不能盡得朱子之本旨。其陽奉而陰違者。亦往往有之。明永樂中。詔諸臣編纂四書大全。一時諸臣。皆不知聖人之道。竊取倪氏吳氏兩家。龐雜割裂之書。以應詔。是非互陳。邪正並列。自是學者眩瞀莫辨。雖顯背於朱子之旨者。亦與朱子並奉以爲不刊。蓋四書之義。既大顯明於朱子之手。而復混淆於諸儒者。歷二三百年矣。近日平湖陸氏長洲汪氏。爲之扶摘其疵謬。以告於世。於是大全之雲霧漸掃。而余以謂古人罷黜百家。獨尊孔氏。今之尊朱子。卽所以尊孔氏也。故余是書。一以朱子爲主。其於朱子之書。一以集註章句爲主。至於朱子他書。與集註章句互相發明者。采其精要。集而次之。而務一其旨歸。其於諸儒之說。概弗參載焉。夫諸儒之說。其龐雜割裂而疵謬者。汰而去之。宜也。

然其中不無可采之論。至當之言。而亦莫之入何也。夫其可采之論。至當之言。原不能出乎朱子函蓋之內也。今夫一堂之上。衆論喧呶。紛紜攻訐。苟非窮理之深。析義之精。聽之焉能無誤哉。惟得一明允之吏。片言立剖。而紛紜之辨自息。是故學者。但明於朱子一家之言。而諸儒之說。是非邪正。自了然於胸中。而不爲其所亂。此則區區爲是書之意也。明年己丑會試。中式第一名貢士。殿試欽點一甲二名進士。授職翰林院編修。時春秋已五十有七矣。又二年。以南山集獲罪。獄辭具於辛卯之冬。又二年論死。蓋名世少即以明史自任。嘗徧訪遺書。網羅故老傳聞。欲以成一家之言。時鄉前輩方學士孝標。故翰林。失職遊滇中。陷而歸。著有鈍齋文集。滇黔紀聞等書。名世日記中頗采其語。姓而不名。且與余生書曰。前者浮屠犂支。自言永曆中宦者。爲足下道滇黔間事。余聞之。載筆往問焉。余至而犂支已去。因教足下爲我書其語來。去年冬。乃得讀之。稍稍識其大略。而吾鄉方學士有滇黔紀聞一篇。余六七年前嘗見之。及是而余購得此書。取犂支所言。考之以證其同異。蓋兩人之言。各有詳有略。而亦不無大相懸殊者。傳聞之閒。必有訛焉。然而學士考據。頗爲確核。而犂支又得於耳目之所親記。二者將何所取信哉。昔者宋之亡也。區區海島一隅。僅如彈丸黑子。不踰時而又已滅亡。而史猶得以備書其事。今以弘光之帝。南京。隆武之帝。閩越。永曆之帝。兩粵。帝滇黔。地方數千里。首尾十七八年。揆以春秋之義。豈遽不如昭烈之在蜀。帝昺之在崖州。而其事漸以滅沒。近日方寬文字之禁。而天下所以避忌諱者。萬端其或抵蘆山澤之閒。有蘆塵誌其梗概。所謂存什一於千百。而其書未出。又無好事者爲之掇拾流傳。不久而已蕩爲清風。化爲冷灰。至於老將退卒。故家舊臣。遺民父老。相繼漸盡。而文獻無徵。凋殘零落。使一時成敗得失。與夫孤忠效死。亂賊誤國。流離播遷之情狀。無以示於後世。豈不可歎也哉。終明之世。三百年無史。金匱石室之藏。恐終淪散。而世所流布諸書。缺略不詳。毀譽失實。嗟乎。世無子長孟堅。不可聊且命筆。鄙人無狀。竊有志焉。而書籍無廣購。又困於饑寒衣食。日不暇給。懼此事終已廢棄。是則有明全盛之書。且不得見其成。而又何況於夜郎筇笮。昆明洱海。奔竄流亡。區區之軼事乎。前日翰林院購遺書於各州郡。書稍稍集。但自神宗晚節。事涉邊疆者。民閒汰去。不以上。而史官

所指名以購者。其外頗更有潛德幽光。裨官碑誌記載。出於史館之所不及知者。皆不得以上。則亦無以成一代之全史。甚矣其難也。余夙昔之志。於明史有深痛焉。輒好問當世事。而身所與士大夫接甚少。士大夫亦無有以此爲念者。又足迹未嘗至四方。以故見聞頗寡。然而此志未嘗不時存也。足下知犂支所在。能召之來。與余面論其事。則不勝幸甚。至康熙辛卯冬。武進趙都諫申喬。據南山集題參。而同時又多忌其名者。力擯之。相國安溪李公。雅重其人。欲疏救於萬死一生之地。卒不可得。桐城經學文章之端緒。開自錢先生田間。其後望溪方侍郎昌而大之。名世亦自幼殫精經史。得禍後。多所未究其緒論。惟見之於遺文。嘗曰。易之道大矣。夫子以爲可以寡過。往時讀其言而不知自省也。既學易。而後知生平動靜。無時不在過中。而無有一當。輒不禁涕淚之橫集也。欲攜周易一卷。隱居深山。朝夕占玩。考校諸家。而勒爲一書。或可借以稍寡其過。亦足以樂而終身也。又曰。九師興而易道微。三傳作而春秋散。箚哉。文中子之論也。易之爲書。廣大悉備。而其變動不居。不可爲典要。自聖人已言之。是故淺學曲士。一切瑣屑紛紜術數之說。皆得託之於易。雖皆不可謂非易之所有。然徒執區區以言易。則已非易矣。易之理至程傳而明。至本義而益大明。然而言湮世遠。師傳歇絕。自晚周至宋。凡千餘年。伊川考亭。鑽研反覆。得其不傳之意而著之爲書。其書出於草創之際。豈無十之二三與文王周公孔子之本旨不相比附者。世苟有通經學古之士。潛心冥會。融釋貫通。其於程朱繼志述事。能補其所未及。是亦程朱之功臣也。若乃騁其私見小慧。支離蔓衍。顯無忌憚。而務求勝於古人。是乃所謂叛臣者也。其或讀古人之書。而阿諛以曲從。不敢有毫髮之別異。是乃所謂佞臣者也。佞之爲古人之害也與叛等。其於經持論平允。多類此。而生平最精者。尤在史學。嘗著論曰。昔者聖人何爲而作史乎。夫史者。所以紀政治典章。因革損益之故。夫事之成敗得失。人之邪正。用以彰善癉惡。而爲法戒於萬世。是故聖人之經綸天下。而不患其或敝者。恃有史以維之也。史之所繫如此其重。然而史之難作久矣。作史之難其人。抑又久矣。今夫一家之中。多不過數十人。少或十餘人。吾目見其人。吾耳聞其言。然而婦子之詬誶。其釁之所由生。或不得其情也。主伯亞旅之勤惰。或未悉其狀也。推而至於一邑一國之

大。其人又重矣。其事愈分雜而不可詰矣。雖有明允之吏。聽斷審讞。猶或有眩於辭。牽於衆。而窮於不及照者。況以數十百年之後。追論前人之遺迹。其事非出於吾之所親爲親記。譬如聽訟。而兩造未列。只就行道之人。旁觀之口。參差不齊之言。愛憎紛紜之論。而據之以定其是非曲直。豈能有當乎。夫與吾並時而生者。吾譽之而失其實。必有據其實而正之者。吾毀之而失其實。其人必與吾爭辨而不吾聽也。若乃從數十百年之後。追論前人之遺迹。毀之惟吾。譽之惟吾。其人不能起九原而自明也。孟子曰。盡信書。則不如無書。吾於諸家之史亦云。然則作史豈遂無其道乎哉。夫史之所藉以作者有二。曰國史也。曰野史也。國史者。出於載筆之臣。或鋪張太過。或隱諱不詳。其於羣臣之功罪賢否。始終本末。頗多有所不盡。勢不得不博徵之於野史。而野史者。或多徇其好惡。逞其私見。即或其中無他。而往往有傷於辭之不達。聽之不聰。傳之不審。一事而記載不同。一人而褒貶各別。嗚呼。所見異辭。所聞異辭。所傳聞異辭。吾將安所取正哉。書曰。三人占。則從二人之言。吾以爲二人而正也。則吾從二人之言。二人而不正也。則吾仍從一人之言。即其人皆正也。而其言亦或可盡從。夫亦惟論其世而已矣。一事也。必有一事之終始。一人也。必有一人之本末。綜其始終。核其本末。旁證互參。而固可以得其十八九矣。子曰。衆好之。必察焉。察之而有可好。亦未必遂無可惡者。察之而有可惡。亦未必遂無可好者。衆不可矯也。亦不可徇也。設其身以處其地。揣其情以度其變。此論世之說也。吾既論其人之世。又論諸作野史者之世。彼其人何人乎。賢乎否乎。其論是乎非乎。其爲局中者乎。其爲局外者乎。其爲得之親見者乎。其爲得之邀聽者乎。其爲有所爲而爲之者乎。其無所爲而爲之者乎。觀其所論列之意。察其所予所奪之故。證之他書。參之國史。虛其心以求之。平其情而論之。而其中有可從有不可從。又已得其十八九矣。嗚呼。史之難作如此。而自古至來諸家之史。不能皆得而無失。此吾所以謂作史之難其人也。曾鞏氏曰。古之所謂良史者。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。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。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。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。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。又曰。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。由此觀之。作史之人。豈不難哉。自古稱良史。莫過於班馬二家。然以司馬氏之雄傑。覆冒百代。而不無是非。

顛倒。采摭謬亂。是其智雖足以通難知之意。其文雖足以發難顯之情。而明固不足以周萬事之理。道固不足以適天下之用矣。至於班氏之文。較之於司馬氏。又尙有不逮焉。夫班馬二家。豈非天下之才乎。而猶有所憾若是。而況於魏晉以後。區區之破析其體。藻繪其辭。而義類盡失者哉。此吾所謂作史之難其人也。且夫作史者。必取一代之政治典章。因革損益之故。與夫事之成敗。人之得失。一一了然洞然於胸中。而後執筆操簡。發凡起例。定爲一書。乃能使後之讀之者。如生於其時。如卽乎其人。而可以爲戒。譬如大匠之爲巨室也。必先定其規模。向背之已得其宜。左右之已審其勢。堂廡之已正其基。於是入山林之中。縱觀熟視。某木可材也。某木可柱也。某木可棟也。橫也。某石可礎也。階也。乃集諸工人。斧斤互施。繩墨並用。一指揮顧盼之間。而已成千門萬戶之鉅觀。良將之用衆也。紀律必嚴。賞罰必信。號令必一。進止必齊。首尾必應。運用之妙。存乎一心。變化之機。莫可窺測。乃可以將百萬之衆。而條理不紊。臂指可使。兵雖多而愈整。法雖奇而實正。而吾竊怪夫後世之爲史者。規制之不立。法律之茫然。舉步促縮。觸事艱險。是亦猶之尋丈之木。尺寸之石。而不知所位置。五人十人之聚。而駕馭乖方。喧嘩擾亂。而不可禁止。又安望其爲巨室而用大衆乎哉。此吾所以謂作史之難其人也。且夫爲巨室者。羣工雜進。而職其體要。惟度材是任者。大匠一人而已。用兵者。卒徒雖多。偏裨雖武猛。而司三軍之命者。大將一人而已。爲史者。雖徵文考獻。方策雜陳。而執筆操簡。發凡起例者。亦不過良史一人而已。而吾又竊怪夫後世之爲史者。素不聞有博通三史之學也。素未知有筆削之法也。分編共纂。人人而可以爲之。一人去。又一人來。往往一書未成。而已經數十百人之手。曠日踰時。而卒底於無成。衆拙工而治一器。衆懦夫而治一軍。器安得不窳。而軍安得不敗哉。是故以司馬氏班氏歐陽氏爲之大匠良將。而史記而漢書。而五代史可成也。新唐書。非歐陽氏一手之所定。遂不能與五代史齊觀。則夫史氏非專家之學。不可以稱其任。此亦可以見矣。夫所謂專家之學者。天下之才也。如曾鞏氏之所謂而後可以爲良史也。或謂史之難作如此。作史之又難其人如此。願安所得如司馬氏班氏歐陽氏者出而任之。此亦視乎上之所重而已矣。上之所重在經學。則天下之通經者出。上之所重在史學。則天下

之良史者出。而又何患於史之難作。與作史之難其人哉。名世於文。幼有天授。才氣汪洋浩瀚。縱橫飄逸。雄渾悲壯。深得左史莊騷神髓。嘗以其所得。暢發之於書曰。蓋余嘗讀道家之書矣。凡養生之徒。從事神仙之術。滅慮絕欲。吐納以爲生。咀嚙以爲餐。蓋其說有三。曰精。曰氣。曰神。此三者。鍊之凝之。而渾於一。於是外形骸。凌雲氣。入水不濡。入火不熱。飄飄乎御風而行。遺世而遠舉。余嘗欲學其術而不知所從。乃竊以其術而用之於文章。嗚呼。其無以加於此矣。古之作者。未有不不得是術者也。太史公纂五帝本紀。擇其言尤雅者。此精之說也。蔡邕曰。鍊余心兮浸太清。夫惟雅且清則精。精則糟粕煨燼。塵垢渣滓。與凡邪僞剽賊。皆刊削而靡存。夫如是之爲精也。而有物焉。陰驅而潛率之。出入於浩渺之區。跌宕於杳靄之際。動如風雨。靜如山岳。無窮如天地。不竭如江河。是物也。傑然有以充塞乎兩閒。而蓋冒乎萬有。嗚呼。此爲氣之大過人者。豈非然哉。今夫言語文字。文也。而非所以文也。行墨蹊徑。文也。而非所以文也。文之爲文。必有出乎語言文字之外。而居乎行墨蹊徑之先。蓋昔有千里馬。牝而黃。伯樂使九方皋視之。九方皋曰。牡而驪。伯樂曰。此真知馬者矣。夫非有鑒色臭味。足以娛悅人之耳目口鼻。而其致悠然以深。油然而感。尋之無端。而出之無迹者。吾不得而言之也。夫惟不可得而言。此其所以爲神也。今夫神仙之事。荒忽誕漫不可信。得其術而用之於文章。亦足以脫塵埃而游乎物外矣。又曰。文章之爲道。雖變化不同。而其旨非有他也。在率其自然。而行其所無事。卽至篇終語止。而混茫相接。不得其端。此自左莊馬班以來諸家之旨。未之有異也。蓋文之爲道。未有不讀書而能工者也。然而吾所讀之書。而吾舉而棄之。而吾之書固已讀。而吾之文固已工矣。夫是以一心注其思。萬慮屏其雜。直以置其身於埃壙之表。用其想於空曠之閒。游其神於文字之外。如是而後能不爲世人之言。不爲世人之言。斯無以取世人之好。故文章者。莫貴於獨知。彼衆人者耳。剽目竊。徒以雕飾爲工。觀其菁華爛漫之章。與夫考據排纘之際。出其有惟恐不盡焉。此其所以枵然無有者也。君子之文。淡焉泊焉。略其町畦。去其鉛華。無所有。乃其所以無所不有者也。閒嘗入乎深林叢薄之中。荊榛冒吾之足。土石封吾之目。雖咫尺莫能進焉。余且惴惴懼跬步之或有失也。及登覽乎高山之巔。舉目千里。雲煙在下。

蒼然茫然。與天無窮。頃者游於渤海之濱。見夫天水渾淪。波濤洶湧。愴怛四顧。不復有人間。嗚呼。此文之自然者也。又嘗論曰。質者。天下之至文者也。平者。天下之至奇者也。莫質於素。而本然之潔。纖塵不染。而采色無不受焉。莫平於水。而一川泓然。淵涵停蓄。及夫風起水涌。魚龍出沒。觀者眩駭。是故於文求文者。非文也。於奇求奇者。非奇也。今夫浮華濃豔。刊落之無遺。而後真實者以存。潔水既盡。塞潭以清。此其所以造於質且平也。假使世俗爲之。則其所爲質且平者。枯槁頑鈍而無一有。安在其文。亦安在其奇邪。其論文如此。名世生於昌隆之際。人才極盛之秋。所與交遊。砥礪學業。四方豪俊英偉。莫不傾倒。尤留心先朝文獻。蒐求討論。自以爲此古今大事。不敢聊且爲之。欲入名山中。滌洗心神。餐吸沆瀣。息慮屏氣。久之乃敢發凡起例。次第命筆。而不幸死喪相繼。家益落。衣食於奔走。又以奇禍。困躓顛倒。含恨而歿。千秋大業。卒未能顯於世。徒以區區文字爲世所稱道。夫豈其本志哉。平生堅苦力學。晚益深造自得。不肯一刻離書。在獄中約計二載餘。以昔所編訂四書朱子大全。鐫板行世。尙以爲未盡也。復取原書。增損條記簡端。硃墨淋漓。蓋此書羽翼經傳。爲程朱功臣。故慙慙爲後學計。尤切。其史學可見者。則子遺錄一卷。及集中紀略。并忠義諸傳而已。往者。戴存莊孝廉鈞衡嘗搜輯其散軼之文。合偶鈔本編。爲潛虛先生全集。成十四卷。茲又搜求得紀略四首。又他雜文百餘首。詩三十首。名世生於順治十年癸巳三月十八日。年六十有一。

梅曾亮

梅曾亮。字伯言。上元人。父冲。世所稱抱邨先生者也。曾亮成道光壬午進士。以知縣用。援例改戶部郎中。少時文喜駢儷。既游姚郎中門。與管同友善。同輒規之。始頗持所業相亢。已乃悟俳優所爲無真面目。乃一變爲古文詞。其文洗伐最深。故饒姿韻。官京師久。以文自贍。一時碑版記敘。率其手筆。時論盛稱之。嘗著民論。言亂民姦民之別。而推極於五斗米張角之所由來。其上汪稼門書。亦諄諄言豪民易治。姦民難治。治之者獨州縣。而今爲州縣者。皆苦無權。夫州縣豈無權哉。民事利病修廢之宜。方竭其聰明才力以求之。猶未必盡舉。然事之萬全無害者。

幾何。而倡議行之。文書之上簿者。上官六七級。此合彼牾。返往曠日。迫切成過誤。功未收而罪已集矣。夫足以有爲之才。值萬不得已之事。而逆阻於文報階級之繁擾。以聽其破壞於冥冥中者。什蓋八九。故曰無權也。曾亮見川楚教匪之亂。及嘉慶十九年林清之變。故其詞如此。又著刑論。頗中近日刑部說帖駁案之弊。其詞謂法貴易知而難犯。決一人之死。而可使千萬人之不敢入於死。此法之整齊簡易者也。古之人。非不知情事有萬不齊。然一切之法。不足悉其變。不若從其略者。乃天下之公失也。大抵曾亮駢文爲上。詩次之。散文循桐城家法。平易無情實。於史記師其論贊姚佚。而置其八書之典博。同時諸公。倒屣禮待。極令聞廣譽施身之致。有後進謁於京邸者。戒以長安居大不易。惟擇交游。端言行。勤讀書三言而已。其人本誠篤。用是益兢兢無纖芥過。回里猶尋味其言不置云。江寧老宿。能以德望服人。而人服之無退詞者。惟聞管同與曾亮。既以文名輦轂。邑人許宗衡謁之。與論文至千百言。其他靜默而已。晚歲罷官。埴經粵逆之亂。浮沈江淮間。其同年生楊以增總督南河。招之。且爲刊所著柏枧山房文集十六卷。及詩十二卷。駢文二卷行於世。咸豐六年正月。卒年七十一。

蔣超伯

蔣超伯。字叔起。幼穎異。九歲詠蘆花。卽有蘆中人不見。秋雪滿江飛之句。未冠。補諸生。學使祁文端公寓藻亟稱許之。道光十九年。舉於鄉。二十五年。會試第一。總裁大學士穆彰阿。稱其文有瞿鄧宗風。釋褐。改刑部主事。咸豐五年。補陝西司主事。次年。充軍機章京。尋擢安徽司員外郎。轉江西司郎中。十年。授江西道監察御史。時高郵露筋決口。災黎盈野。當軸者不籌堵禦。超伯抗疏極言之。文宗特命副都御史晏端書漕運總督王夔齡。督修隄工。勉期蕙事。民賴以安。統兵大員有視師不力。避寇潛逃者。超伯皆具疏糾劾。十一年。簡授廣西南寧知府。同治二年。調補廣東高州知府。信宜劇寇陳金缸。嶠負僭號南興王。旁擾郡縣。超伯命所屬各邑。行堅壁清野法。克復信宜縣城。金缸遂就擒。又以肅清高涼羅定各郡。敘戰守功。賞戴花翎。並加鹽運使銜。移知潮州府事。又以防禦巨寇汪海洋功。加按察使銜。五年。攝廣州知府。清釐積案。囹圄幾空。後以道員需次省垣。大吏檄署按察使。十年。乞

休歸里。超伯性耽吟誦。居恆手不釋卷。所著有爽塲要錄。南澗楷語。麓漢薈錄。南行紀程。窺豹集。通齋詩文集。若干卷。卒年五十五。

黃遵憲

黃遵憲。世爲嘉應州人。曾祖學詩。祖際昇。父鴻藻。官廣西知府。遵憲以拔貢生中式光緒二年順天鄉試舉人。旋隨使日本。歷官四十年。有大小久暫之不同。而皆舉其職。當爲日本使館參贊也。日本方縣我琉球。且覲及朝鮮。遵憲告使者。乘彼謀未定。先發制之。具牘數千言。陳利害甚悉。東人至今誦之。而當事不省。不二十年。二屬遂相繼不保。又爲英之新嘉坡。美之舊金山總領事矣。美人嫉吾民之僑彼境者。蓄志擯之。遵憲旣以先事禦之之謀告其上而不用。乃盡其力所能及。以爲捍衛。美政府嘗藉口衛生。係吾民數千。遵憲數語掉闔而脫之。且責償焉。居外國久。於其上下情形。內外形勢。洞幽察隱。故凡有所應付。莫不迎刃而解。而大吏亦稍稍知其能外交。故每以事相屬。江鄂四省教案積數十起。連十數年。文牘盈尺。莫能斷結。遵憲受委。浹月而決之。教士擣舌而不敢爭。異時沿江沿海劃地爲市。租借外旅。命曰租界。始事者昧於國際法。於界內畀以治外法權。喪威失權。悔不可追。聞嘗恫之。值甲午之役。約以蘇州杭州兩處爲租界。適主其事。乃曰。蘇杭腹地。非江海口岸比。因議自營市政。凡所以便外旅者。纖悉備至。而獨於治外法權則靳焉。日本主者。莫能難也。殆畫諾矣。適有以蜚語相中者。謂其受外賂。爲它人計便安。約遂廢。而日本亦撤其使歸。兩國同以此事譴其使。而天下萬國。則謂日本之舉。爲計獨得也。遵憲雖以外交知名當世。然兩受使命。皆中沮。光緒二十一年。奉旨入覲。以道員帶卿銜。授出使大臣。駐德國。時德人方圖膠州。憚其來。折其機牙。迺設詞以撼我政府。卒尼其行。光緒二十四年。復以三品京堂候補充出使日本大臣。時方解湖南按察使任。養疾上海。淹留未行。而黨禍卒起。緹騎繞室者兩日。幾受羅織。事雖得白。使事亦解。遂歸田里。光緒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以疾卒於家。遵憲讀書有精識遠見。不囿於古。不徇於今。嘗思成一家言。曰演孔篇。未成。而所成之日本國志四十卷。當吾國二十年以前。羣未知日本之可畏。而此書則已言日

本維新之效。成則且霸。而首先受其衝者爲吾中國。及後而其言盡驗。以是人尤服其先見。爲文章。務取暢達。不苟爲夸飾。至其爲詩。則精思渺慮。盤薄而莫測其際。自其少年稽古學道。以及中年閱歷世事。暨國內外名山水。與其風俗政治形勢土物。至於放廢。而後憂時感事。悲憤伊鬱之情。悉託之於詩。故其陽開陰闔。千變萬化。不可端倪。平生所作逾千首。自哀集得六百餘首。曰人境廬詩草。

丁惠康

丁惠康。字叔雅。自號惺庵。廣東豐順人。父日昌。以諸生起家。官至福建巡撫。所至有聲。惠康少豪宕不羈。然習聞庭訓。學問皆粗知門徑。忽翻然有悟。痛刮磨舊習。發篋陳書讀之。時巡撫公已卒。家有園林。富圖籍。相傳同治初元。上海郁氏宜稼堂之書散出。巡撫公適官蘇松太道。其舊槧名校精鈔。大半爲所得。若宋刊世綵堂韓文。程大昌禹貢論。九朝編年。毛詩要義。儀禮要義。金刊地理新書等。或云十種。或云五十餘種。均歸持靜齋。其最著者矣。惠康於經史百家九流訓詁詞章金石之學。皆汎其源流。筆爲文。有魏晉閒人風格。人亦如其文。雖爲邑諸生。不屑求科舉。雖爲部郎。未嘗分部學習也。嘗北遊。欲讀書南學。長沙張百熙領學事。置之第一。旋舍去。遊日本。歸而參學務於廣州。又舍去。庚子之亂。大學士粵督李鴻章議和至上海。惠康大集南北志士。銳欲有爲。謁鴻章。陳政策。鴻章不能用。百熙旋薦舉經濟特科。不應。自是往來京師上海。居京師數年。一室無塵。舊本圖史。插架張壁。數古琴直千金數百金。瓶爐盆盎杯盤之屬。多古瓷。下者猶舊青花。然日用常無以自給。友人或贊助之。與會習經。陳衍姚梓芳吳保初羅惇齋數人交最密。或告以貌酷似王介甫。則陰喜自負。時以語人。則知其未忘世也。嘗以獨山黃友芝所輯持靜齋書目。尙少綱領之提。欲爲有清經籍志。汶寰宇訪學錄諸書未成。以宣統元年四月晦日卒於京師。有子女各一。遺詩百十首。

賀壽

賀壽。字松坡。先世山西洪洞人。明永樂閒。遷直隸之武強。居段家莊。爲武強人。三世祖諱成家。隆慶閒移居北代。

至濤父以訓導久官故城不去。復移居鄭家口。賀氏望族。其藏書名甲畿南。高曾以來。仍世有文。至濤益厲時獨出。岷然躋宋明作者。而上凌駕漢唐。直與古之遺文接聲歎。年十六。補博士弟子員。縣院試皆第一。同治庚午。舉於鄉。弟沅。與濤同榜鄉舉。及光緒丙戌會試。又兄弟同榜成進士。學者傳以爲榮。初爲反離騷。桐城吳先生一見奇之。登諸門牆。授以歷代所傳斯文之緒。及武昌張先生北來。都講保定蓮池書院。復引而通之張先生。張先生得之。喜爲至寶也。時吳先生方爲冀州。言之上官。自大名教諭調署冀州學正。都講信都書院。乃益以研稽文藝爲事。進則證所得於兩先生。遠者書問。近者面質。退則與諸生講說。反復辨駁。孜孜不已。難以笑謔。大暢厥旨。至張先生南歸。吳先生接都蓮池。每有所作。猶寄書與爲是正。濤語言妙天下。雅趣不爲滑稽濫說。聞者解頤。而事理的破。尤妙於說書。善爲形容。正言不喻。而偏宕言之。聞以譬況。俾古人之聲音笑貌。淩厲紙上。汲引學者心目。由百世之下。等百世之上。若親與古人晤對。唯諾一室之中。又愛西儒學說。說理宏深。病吾譯者。蹇於辭不能達其誼。思整齊要刪。成一家言。復游京師保定。迭主長沙陳伯平中丞天津徐鞠仁太保。項城袁公督直隸時。於保定立文學館。延濤主其事。先是已有存古學堂之議。鄉曲老儒。額手稱慶。濤獨以謂中學以文章爲主。學文與他學不同。或窮年佔畢。不見其進。而一旦驟長。或執卷研索。不得其解。而觸物旁通。若拘於學堂定例。限之歲月。而責以員程。則所謂古者。名存而實先亡矣。至是袁公手書屬盡除去學堂科目。一任濤所爲。又致書毛賓君方伯。代通殷勤。且曰。若賀君不至。則此館無庸虛設。濤乃起而任事。高縣其格。厚與之餼。人無定額。業有專攻。凡所招致。皆一時知名之士。南皮張宗瑛。深州武錫珏。首至。冀縣趙衡。陳嘉謨。深縣侯際辰。肅強。齊文煥。武邑吳之沆。王汝楫。亦絡繹具來。未幾袁公去直隸。而濤亦辭館歸。自是倦游不復出矣。濤於學無所不究。悉以文馭之。故所得獨精。雖專門其學者不能逮。嘗爲天文之學。馭以繞日新說。而月行星軌道之膠葛悉除。又刺得割圓曲線之要。向所謂視蒙氣差。測之悉準。嘗爲輿地之學。馭以今行省州縣。依所畫疆界。犬牙鉤錯。翦裁之。分爲無數小圖。而合之爲一。其界畫纖細。僅如牛毛。比每與學者說古人之文。輒取所爲圖。布列几上。視數千百年以前戰爭割裂。